



惠能的中心思想（下）

演 慈

四 惠能得法偈的探討

1. 惠能偈與神秀偈之分析

惠能與神秀作偈呈心，而惠能獨得五祖弘忍傳付衣法。此為禪宗史話中極有名的千古趣談。神秀是以博學多聞見稱，而終不及不識文字的惠能，這是由於禪門不重博聞知見，只注重內心之覺悟。茲將此兩偈略加分析，以察其涵蘊之法義。先看神秀偈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^[1]從這首偈看來，神秀對禪宗所講的心，乃把「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」的生滅心，與金剛經中的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心之心，誤認為真如心——自性。他似乎只注重於第六意識的淨化，而尚未契合於不生不滅、本自清淨的真如智體——自性。他提出樹與鏡兩物作比喻，顯示他仍著於相。神秀的修行方法是著重於離念，所以教人要「時時勤拂拭」，時時要觀心、看淨，才能離於妄念，才不被煩惱妄念之塵埃所染，這是純從俗諦方面講。如順着這方法

下手用功，卻也可以漸離煩惱，漸得解脫。但卻與禪宗「頓悟」、「直入」的宗旨相違，不能直下承當了徹生即無生的究竟了義。所以五祖批評他說：「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」^[2]

再看惠能偈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^[3]從這首偈看來，惠能是於一切法都徹底的否定，不僅物非物，連心亦非心。從無始以來，本來就無一物，因物而對顯的心當然亦不可得。由於無物相可立，故塵埃亦無處着落，而染相轉為淨相，又因心不可得，則淨相亦無由建立。到此蕉心剝盡，真空現前，亦無空相之沾滯。誠如五祖開示秀云：

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性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；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。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；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^[4]

若人能不昧自性本覺，契合如如不生不滅的本性，因而能起如如

智，用如如心，觀如如境，則山河大地，一切林林總總的色相，當下即能照了其空相，乃至能觀之心，所觀之境，至此亦能所俱泯，一空一切了。故本來無一物，身非樹心非臺，塵埃且不有，又何須拂拭呢？這顯示曹溪禪的直指、直入。

然而，此一空一切空之空義，決非空無之頑空，此乃金剛經所謂「應無所住」；雖然是「無所住」，但又必須要「生其心」，此即「從空出假」，這樣才能契於空而非無，有而非實，此即無所住之空非頑空，生其心之有乃妙用。又「應無所住」是空，「而生其心」是有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就是中道義。故五祖為惠能講金剛經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之句時，惠能言下大悟，了徹萬法不離自性，遂向五祖稟白其悟境曰：「何其自性本自清淨，何其自性本不生滅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不動搖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。」^⑤這是他陳述徹悟自性的具體說話。

從能秀兩首偈的涵義而論，惠能確是勝了一籌。神秀是一位博聞多識的學僧，他始終無法解脫文字的繫縛，多年來修學的心得，只是一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。此倡雖未能與禪宗頓悟，直入之旨契合，但對修學佛法的人，卻是最好的訓示。故五祖謂：「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。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」^⑥

惠能的偈則是道出自己的心境，只此一顆清清淨淨的心，沒有雜念，沒有渣滓，沒有塵埃，何須再要拂拭？此是惠能自道心境，卻不是講修行的方法，此時他已經能悟本自性。只是禪宗重視師承，故必須有祖師的印證傳法，所以五祖問他：「米熟也未？」惠能答：「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」^⑦這暗示他已見自本性，只欠印證而已。所以五祖喚他三更入室為說金剛經，再次考

驗他的心境，講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，惠能再呈述悟境，已經是契悟自性，所以獲得五祖傳付衣法為第六祖。

2. 敦煌本之惠能偈與流行本之差異

有關惠能與神秀的和偈，敦煌本壇經與流行本壇經所載不同。據流行本所記惠能偈只有一首（四句）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^⑧敦煌本壇經則記載有兩首（八句）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無臺；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。」又偈曰：「心是菩提樹，身為明鏡臺；明鏡本清淨；何處惹塵埃。」^⑨從這兩種版本所記載的偈語看，敦煌本壇經所載有兩首，共有八句，比流行本多出四句，這很可能是後人竄改壇經時所增改。試從該偈的字句多少及意義出入，略加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先從惠能作偈的動機而言，他是聽聞神秀的偈，知其未見自性，因而亦作偈一首，請人代寫在壁上，以呈自本心。這是惠能對神秀的和偈，既然神秀只作一偈，惠能當以一偈和之。壇經敦煌本亦很明白地說：「惠能亦作一偈。」^⑩偈是以四句為一首，所以惠能的和偈不應有八句之多。

（二）禪宗「不立文字」是要人解脫文字之繫縛，作偈呈心只是一種方便。惠能既悟本性，作偈只是呈述心境，只求達意便了，又怎會賣弄文墨多作一偈呢？如果說一偈未能完全達意，則又與禪宗直下承當之頓教不合。神秀是一位學僧，尚且以一偈陳述心得，頓悟自性的惠能，反而要用更多的字句來表達，豈不是笑話嗎？

（三）約偈的意義言之，前首偈的意義與流行本大致相同，只是文字略有出入。不過，第三句「佛性本清淨」與流行本之

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文字上完全不同，但「本來無一物」即顯示自性（佛性）本來清淨，渣滓不留，無染亦無淨。文字雖異義則相通。後一首偈之意義，以乎是重複前偈。但析而論之，則不及前偈之徹底。「心是菩提樹，身為明鏡臺」，是重複神秀偈，「心」與「身」乃是因語音相近而訛寫。這從第三句「明鏡本清淨」可以證明，明鏡是比喻心性，這是佛經典籍中，常用的比喻。心性本來是清淨。若「身為明鏡臺」則明鏡喻身，依佛經的說法，身是無常不淨之物何有清淨之可言？禪宗說「明心見性」，乃是悟徹自性本來清淨，故「明鏡本清淨」，不可能是指「身」。由此可以斷定「心是菩提樹，心為明鏡臺」，實是「身是菩提樹，心為明鏡臺」之訛。又「明鏡本清淨」，以明鏡喻佛性（心性），故後二句是重複前一首的「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」。神秀以樹鏡為喻，犯了著相之過，拂拭之行，犯了漸修之失，如果這是出於惠能，則不能顯示出惠能的優勝了。因為他仍不離明鏡之相。

由是論之，惠能的偈，應該只有前一首。然則後一首又誰人增入？敦煌本之前，壇經已有曹溪原本與南方宗旨本。敦煌本是依南方宗旨本而竄改的，由是推論，惠能偈之增多，有兩個可能：一、南方宗旨本時已增入，故敦煌本也依之抄錄。二、是南方宗旨本糝改壇經時，把惠能偈稍為修改，可是執筆修改者，缺乏文字修養，又未曾親自體驗到修証的悟境，故任意將原偈修改為「心（身之誤寫）是菩提樹，身（心之誤寫）為明鏡臺，明鏡本清淨，何處染塵埃」。後來神會門人依南方宗旨本竄改壇經時，也將此偈抄錄，其後或有人（可能是荷澤系學者）見到曹溪原本的偈語，覺得此偈比已抄錄的偈好得多，故再將之補入於已抄錄的偈之前。

從敦煌本的兩首偈看來，文字較為粗糙，在文字表面看，後偈是重複前偈，但偈所顯示的悟境則相差太遠了。又以前偈與流行本相比，二者的涵義及所示悟境是相同，只是敦煌本的文字較為質樸，流行本也許經過後人的潤飾，較為完美。

3. 以金剛代替楞伽

禪宗自初祖達摩傳法慧可，直至五祖弘忍以前，皆以楞伽印心。至弘忍時雖已重視金剛經，但仍兼重傳統的楞伽。楞伽經在漸教各派的眼光看，是屬頓教，但與惠能曹溪之頓禪比較，則仍嫌太重大次第之漸修，故後人判楞伽為「頓中漸」。由於弘忍兼傳漸悟之楞伽，故其門徒據楞伽而漸修者仍不乏其人，神秀即是其中代表之一。直至惠能領導禪門，才正式放棄楞伽，而真正純粹的依據金剛般若經。

惠能最初因聞人誦金剛經有省而往黃梅謁五祖弘忍。後來因作偈呈心，又得弘忍密喚入室為說金剛要義，聽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^[1]一句，豁然大悟，遂獲弘忍傳衣付法，為第六祖。自此以後，惠能便以金剛經代替四卷楞伽，以金剛經義來印證頓禪。他在大梵寺開法，即大大闡揚「摩訶般若」之奧義。該次說法的言論，由門人記集起來，即成為「壇經」之主要部份。自此之後，不但據金剛以證禪心，且常讚嘆金剛，勸人誦持金剛經。如般若品云：

善知識！若欲入甚深法界者，及般若三昧者，須修般若行。誦持金剛般若經，即得見性。當知此經，功德無量無邊，經中分明讚嘆，莫能具說。此法門是最上乘，為大智人說，為上根人說。……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聞說金剛經，心開悟解。故知本性自有般若智，自用智慧常觀照……

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碍，能修此行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。^[12]

金剛經是大般若經六百卷中，第五七七卷。是姚秦羅什所譯，具名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」，是般若經之綱要。此經先後有六種譯本，而最通行者為羅什之譯本。一千多年來，此經在中國流行甚廣，歷代學者注釋亦多。金剛經之能夠如此普遍流傳，實與惠能之提倡有關。金剛般若若發揮空義，惠能於言論中，亦常有有意無意的引用或套用金剛經句。如宣詔品云：「經云：『若言如來，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』」^[13]又般若品中亦有套用金剛經的偈語謂：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。」^[14]因惠能的言論中多含般若空理，故後人稱惠能的頓禪為般若禪。日本孤峯智琛之中印禪宗史云：「……六祖常以金剛深義垂誠後學。依此觀之，六祖之禪風，為般若之頓悟主義無疑。」^[15]印順於「神會與壇經」一文說：「惠能以『摩訶般若波羅密法』為主，而勸人持『金剛經』。」^[16]南懷瑾之禪海蠡測亦云：「迨黃梅五祖，以至曹溪六祖，皆提倡金剛經，故後賢亦有謂禪宗為般若宗者。」^[17]五祖弘忍以前的禪宗，有所謂「楞伽四卷，可以印心」。至惠能則完全以金剛經代替了楞伽經在禪宗的地位。但何以金剛經會與禪宗合流代替了楞伽呢？究其原因，略有二種：

(一)楞伽經雖明佛語心宗，直指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的離言法性，但經文大多闡說「五法三自性，八識二無我」的法相唯識哲理，而金剛經明四相不立，三空亦空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其無所得理趣，正與禪宗的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的宗旨相契合，所以易為禪者所接受。

(二)楞伽思想，有破有立，至於實踐，重在事修，而求漸悟漸

證。這與達摩所傳的頓悟修法不大相應，金剛經的思想，是運用般若空慧，掃除四相，揚棄情執，直顯諸法性空之理，有破無立，與禪宗的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，無念為宗」的無得正觀，正相契合。金剛經重在理悟，與禪宗重在見地的頓悟，不重行地的漸修，互相吻合，故闡揚真空的金剛般若，與禪宗大刀濶斧的頓悟作風，正可並行而不悖了。

由於惠能所據之經典與上代達摩諸祖有異，故有人懷疑惠能禪已非承自達摩原旨。其實不然，佛法是殊途同歸的，所據理論雖有異，而達於最高的禪悟境界則無差別。故「以心印心」之禪統，是一貫而下的，只是用來印證悟境的經典不同而已。惠能在世時，已有人懷疑這問題。故惠能強調其禪法與達摩所傳無別。如疑問品云：「一日韋刺史，為師設大會齋。齋訖，刺史請師陞座，同官僚士庶，肅容再拜……韋公曰：『和尚所說，可是達摩大師宗旨乎？』師曰：『是』。」^[18]敦煌本壇經所記意同。此即說明惠能之禪法是承自達摩系統。

註釋

[1][2][4][6]大正藏四八册三四八頁。

[3][5][7][8][11]大正藏四八册三四九頁。

[9][10]合刊本七八頁。

[12][14]大正藏四八册三五〇頁。

[13]大正藏四八册三五九頁。

[15]見一三八頁。

[16]見六祖壇經研究論集一三二頁。

[17]見第四頁。

[18]大正藏四八册三五二頁。